



壽喜燒
小料理

壽喜燒
小料理



女人品

闻香识女人

(美) 杨二车娜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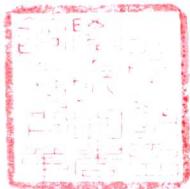


作家出版社

17/12/65/5

闻香识女人

女人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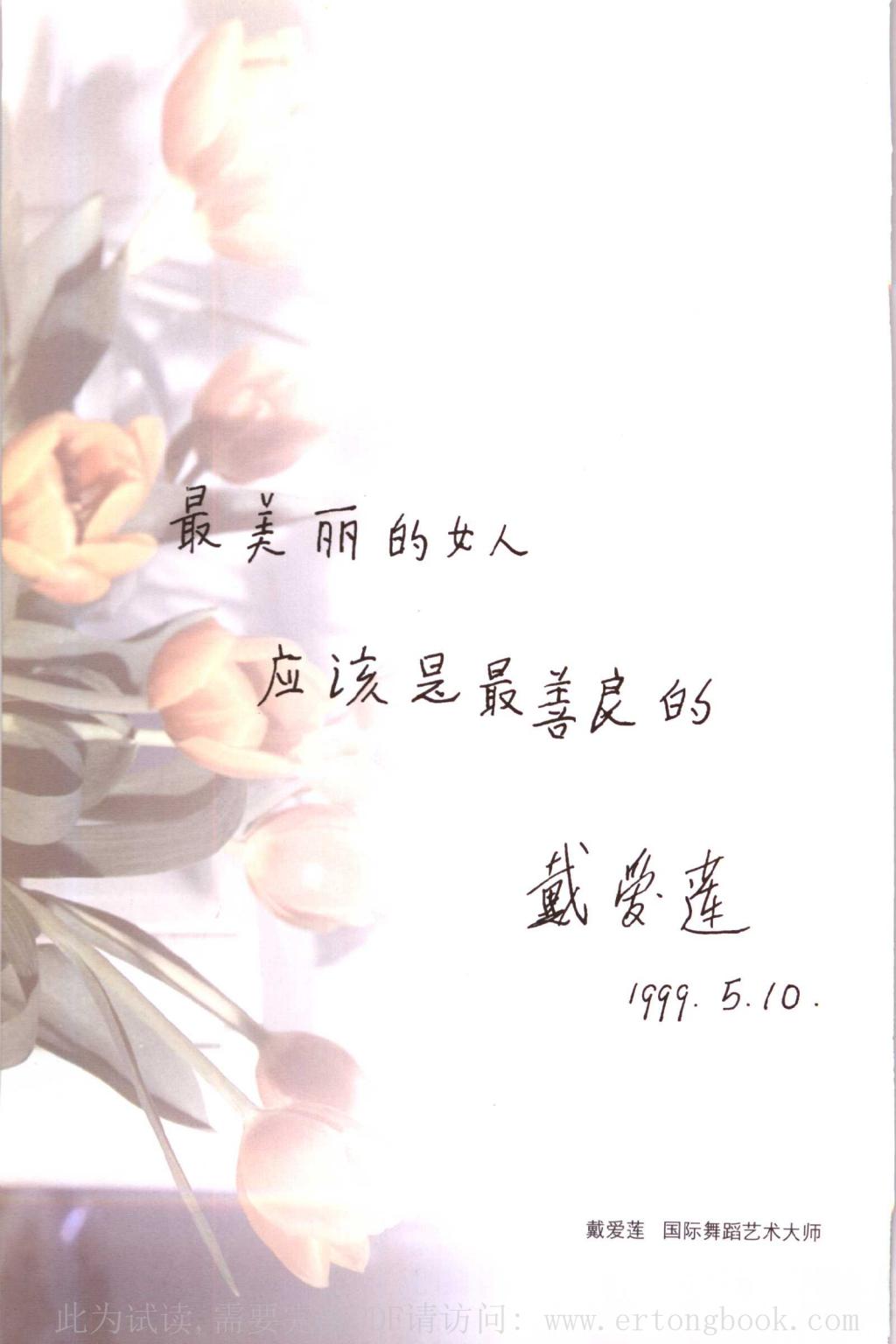


(美) 杨二车娜姆

414638



0000123111



最美丽的女人

应该是最善良的

戴爱莲

1999. 5. 10.

戴爱莲 国际舞蹈艺术大师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前 言

- 10 路遇“张爱玲”
- 14 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 / [美] 曼格
- 17 中国的 Madam 宋
- 27 天爱 —— 她拥有的是“完整的美”
- 29 女人的生活 / 张天爱
- 37 最美的女人 / 张越
- 40 “敞篷车”
- 41 奇遇
- 44 我最喜欢的女人 —— 三毛
- 49 我最喜欢的明星 —— 赫本
- 51 心存感谢 / 罗张莎白
- 61 出尘的“都市女人” / 顾林
- 66 “京城一怪” —— 服装设计师顾林
- 75 挪威“王子” —— 石丹梧

SAT23/04



前言

《女人品——闻香识女人》的创作意念，应该是在去年9月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就开始在脑海游荡，但开始时我希望在亚洲每个国家里选一位最杰出的女性，编一本书译成英文，帮助有些外国人改变观念，在他们的眼里亚洲女性十分柔弱，从来只会说“好”，不会说“不”字的。我采访的第一站是老挝的首都“万象”，和暖的天气，翠绿的热带植物，我用一百美金换了半书包的钱，沉甸甸的半书包钱换得了我非常踏实的好心情；七天时间我们走遍村村寨寨，街头巷尾，接触到的虽也是贫穷，但绝对是安于现状的女人们；她们清一色的笑容、清一色的食品，清一色的长裙加拖鞋。后来又去了越南、柬埔寨、日本，但结果都令我大失所望。

回到北京，望着日历上的六月天天逼近，我将又要离开中国，再度踏上浪迹天涯路。这一站我将选择在瑞士学习和生活。学习法语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，无论是在法国的街头还是在电影电视里，听到法国人讲话，我就盼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可以讲一口漂亮的法语，用法语轰轰烈烈地谈一次恋爱，甚至可以大声流利地用法语跟先生发通脾气，就像三毛用流利的西班牙语跟荷西吵架一样，感觉上会很过瘾；想象有一天用流利的中文、英文和法文跟我的孩子在咖啡厅聊天，用不同语言讲述我在不同国家的经历，我的孩子一定会认为我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妈妈。记得我到美国时，在一



家美国早餐店打工，经常看到有的妈妈和孩子们面对面吃早餐，他们会像朋友一样谈天气、谈电影、谈旅行、谈个人观点、甚至互相开玩笑；那种温情、那种平等、那种美丽，常常会感动得令我流泪。我也深深懂得了一个女人可以不漂亮，却可以很美丽。一个美丽女人的魅力就是在于她明白“一花独放红一点、万紫千红才是春”的道理。事业固然是首要，但生活中一个有品味的女人，站出来就是不一样。中文里品字的意义好有诗意！我们去“品”茶、“品”人、“品”物、“品”风景、“品”人情，从慢慢的品味中去欣赏、去吸收、去学习、去解释、去宽容、去满足、去感谢，去慢慢找到自己的个性所在。一个有个性的女人一定不会整日东追西赶地去追名牌、赶时尚；赶上品味差，花了大钱却把自己打扮得像小丑，很不合算嘛！这几年，就是因为我是从“女儿国”母系王国来的，很多西方国家的“女权主义者”满世界找我，要我去跟她们讲话，认为我们摩梭就是她们的精神家园，我觉得特别可笑！那些来找我的女人们，看起来比男人还男人，当然她们都是聪明过人、事业有成、绝对是可以谁都不靠的女人，但我就是看不惯她们的态度，仿佛在她们的生活里每一件小事都是在和男人竞争，她们也化妆打扮、穿裙子、一副趾高气扬、复仇斗士似的的样子。太过了，我很不喜欢她们。回到家里，你可以在她们的枕头底下找到面包片，这种不懂得心疼自己，这种没有平衡力的女人，最后就是男人见了怕，女人见了也怕！我个人而言，我对“男权”“女权”都没兴趣，应该说我对“权”都没兴趣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心底最深处，还是希望凭良心好好做自己。

从1996年开始我来来回回算起来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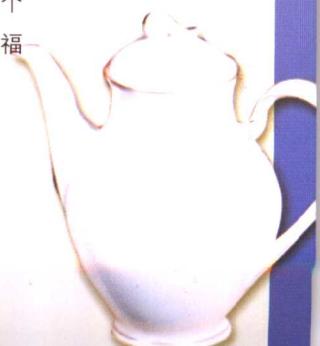
半，这是我在北京呆得最长、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。在北京，我认识了我的亲密爱人——我的挪威“王子”史丹梧，马克西姆餐厅董事、皮尔·卡丹代理人、法籍华人宋怀桂女士，国内大才女中央电视台“半边天”节目主持人张越老师，我的老乡化妆师琪琪和我们少数民族摄影师老三，获过国际大奖、著名国际服装设计师张天爱，台湾出生的华人、德国钢琴艺术家罗张莎白，青年服装设计师顾林和我精心收集的一大堆中式家具和古玩。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感觉到我的生活真的是好充实。我和“王子”谈恋爱，向张越老师学习中国历史文化，学习张天爱的敬业和爱心，学习莎白怎样教儿育女，学习顾林白居易式写作方式和审美观，……当我在收集来的红灯笼里点上蜡烛，再铺上绣花布，一杯咖啡、一块蛋糕、一盘古典音乐，邀请友人们来海阔天空地聊天，从中的匪浅获益，成为我人生路上的粮食。

在临离开中国之前，我要好好感谢作家出版社给予的机会，把我收集到的有血有肉、有品味、有才华朋友们的文章和我没血没肉的收藏品整理成书，介绍给喜欢我的国内读者们！

这是一本很轻松的书，希望每位读者会用很轻松的心情去读，也许你会从书中某一页里的一盏灯、一朵花、一个烛台，找到一些对生活的灵感，灵感就是创作的源泉，祝福各位读者都会为自己创作一个好生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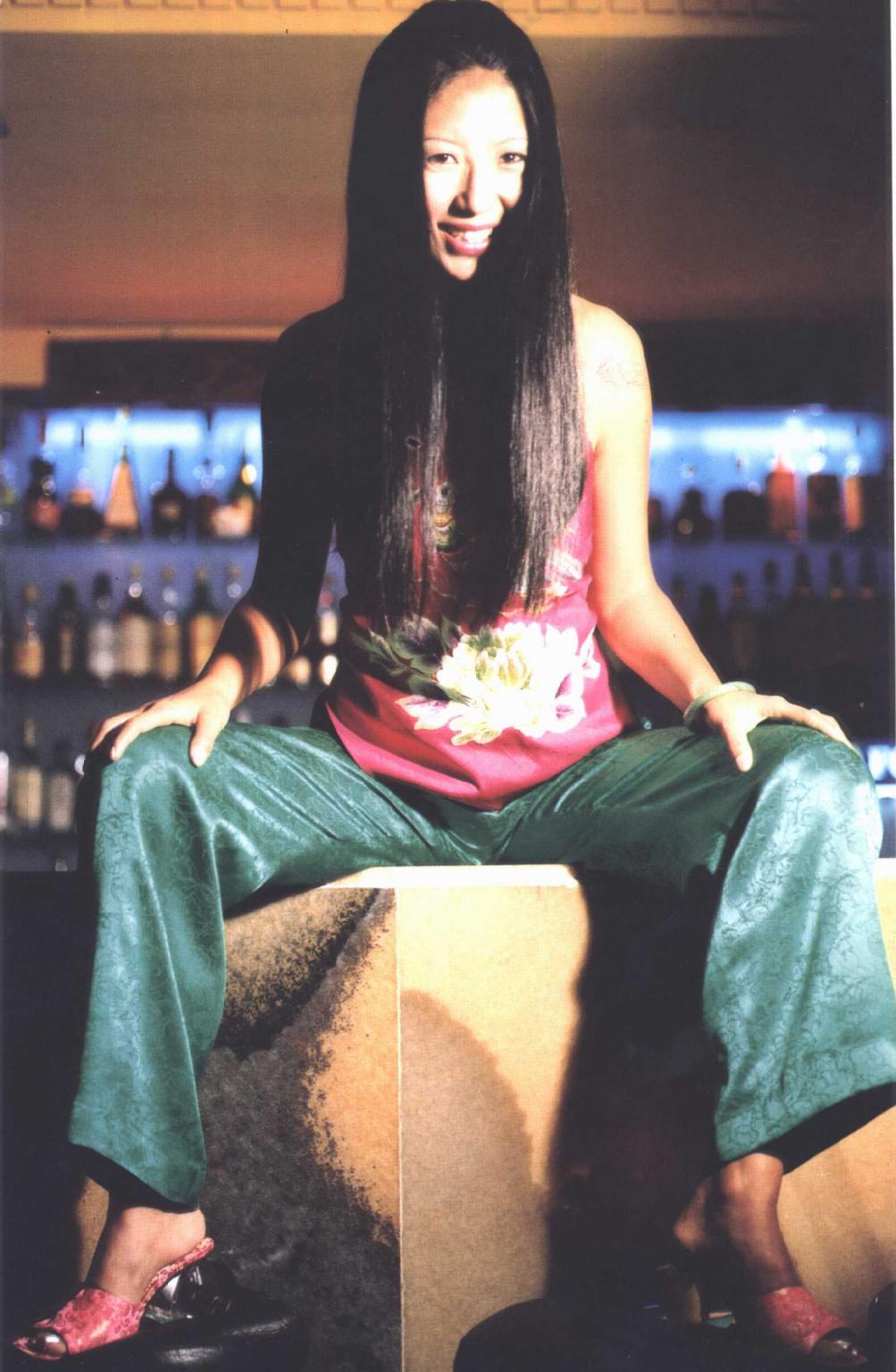
衷心地祝福各位读者！

杨二车娜姆
1999年4月18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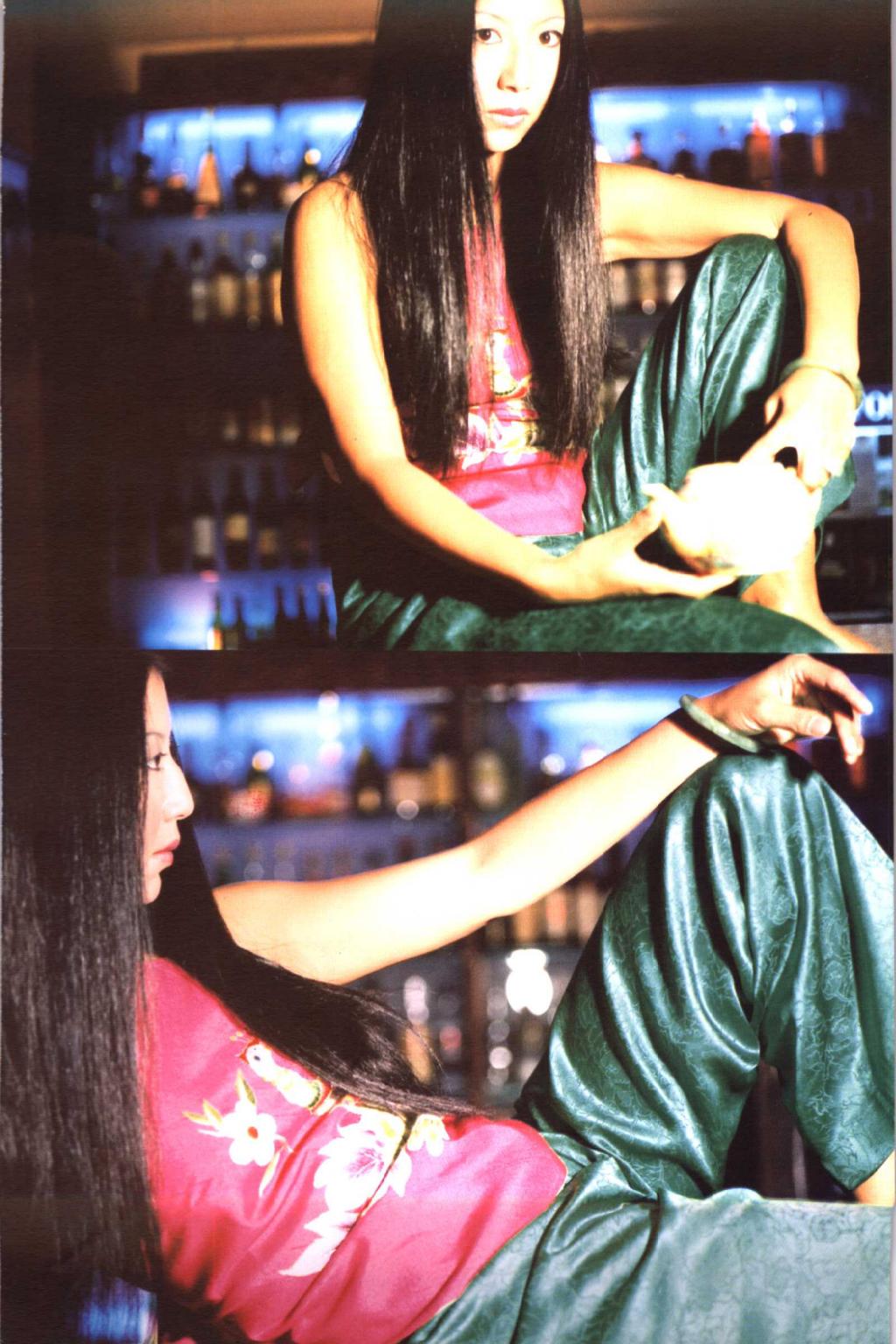
路遇 张爱玲

198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，偶然一个机会在学校附近一家旧书铺遇到“张爱玲”，立即被她迷倒。张爱玲一手夹着书报，一手抱着糖炒栗子，绣花上衣，绣花鞋，我行我素，不卑不亢地走在上海滩的大街上，路过书铺时，再问问书卖得怎么样；当别人认出她时，又大步流星地离去，好有性格。她的一句“人长得不好看嘛，可以用奇装异服来抢眼，”影响我到现在。从1995年至今，无论在任何国度，我都喜欢穿中式绣花衣，再加上我前卫意识的相配，从此还真穿出了自己的服装风格。记得有一次在法国巴黎，我穿一件绣花上衣配小黑裙，拎个绣花小包，逛大街，一路上迷得法国小伙子一个劲儿地请我喝咖啡，十二杯咖啡下肚，回到酒店差点犯心脏病死掉。从此，我改喝中国红茶。穿中式服装，喝中国红茶，别有一番情调在心头。



在流行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







妇女能顶半边天

中

国人常说：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。在上海的大街上，你常能看见一些女人身着名牌时装，戴着流行墨镜、露出精心修饰的双眉，对着电话筒发号施令。显然，她们顶着远不止半边天，上海女人是有名的能干商人，上海男人则是众所周知的“怕老婆”，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：“我面试了那么多应聘者，最让我吃惊的是上海的女人，她们极富好奇心，充满创造力，她们比男人更精明。”

确实，上海女人正如这座养育、发掘她们才智的城市一样，特别的与众不同。但在广袤的农村，女人则被视为赔钱货，四川姑娘刘春兰（音译）便在这种氛围中长大。老人说，女孩是为别人家养的，在女孩身上花钱等于对着风撒下种子——全进了外人的田。24岁的刘春兰在广州、上海附近的工厂都干过活，她的钱救活了家里的棉花田。中国农村一户户、一村村靠这些撒出去的种子富了起来，脱了贫，过去不值钱的女人走在了社会、经济改革的前列。

从上海到四川，中国经济改革为所有女人带来了希望，但也带来了困惑。都市女人最先享受经济繁荣，但又是第一个品尝失业的滋味。而那些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乡村妇女，却以其怀里的金钱、头脑中的新思想，在家乡倍受尊敬。

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，听过了无数女人成败荣辱的故事，我决定去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，泸沽湖畔的“女儿国”。泸沽湖是充满神奇的地方，水光云影，像是一块仙境。湖边的点点木屋，住着古耗牛夷的后代——摩梭人。摩梭人社会由女人主宰生活，管理财产，并将家族姓氏传给下一代。摩梭人的情爱生活也几乎由女人作主。女人以自己的方式邀请情人过夜。男人必须夜投晨归，孩子都

归女人抚养。这样的风俗已延续了几千年，像是一个传奇的神话。直至今天，摩梭人家还是喜欢在夜晚围着火塘，喝着绿茶、白酒，细听年长女人分配次日的工作。男人偶尔也干一些活，如耕地、捕鱼，但女人什么都干，除了读书。一位女人说：“女孩子最主要的工作是管好家庭，没工夫上学念书。”

我临行前，给住在北京的杨二车娜姆打了电话，她是女儿国少数几个出来闯世界的女人之一。一听她说话，便能感知她的与众不同，她说着飞快的中英文，嗓音里充满了自信，还不时地开开玩笑，竟然又唱起了歌。她这么评价走婚制：外人对走婚的好奇，不仅由于它的独特，更由于它的存在。在泸沽湖外，婚姻像是商品交换，女人担心：他有一个好工作吗？他能照顾好我吗？在我的村里，女孩自小个性倔强，我们所为的就是源于爱情。

娜姆有对此的资本。在北京，她与一美国人相爱结婚，并随他去了美国旧金山。两年后离婚。“我自小太有主见，”她说，“我不得不学会如何不要对他发号施令。”在出版了两本自传，经营了服装生意后，她又回到了北京来灌她的第一张BMG唱片。目前她不打算结婚，但实行另一种“走婚制”，与一挪威外交官同居。

娜姆也常回家。她带回的外面世界的故事，甚至那短暂的婚姻都唤起女儿国年轻姑娘的梦，她们也想离开这块土地，过另一种生活。是的，女人主宰了社会，但生活的负担毕竟沉重：若与男人分享负担便意味着失去女人的崇高的地位。看着女人们划船，做饭，喂牲口，养孩子，做决定，甚至摔跤，外来的游客都承认她们生活的辛苦。年轻的女人正悄悄地进行反抗：她们要结婚，要浪漫，要被男人宠爱。但娜姆，一个了解中国社会到底给予女人多少机会的见证者，却这么说：“她们渴望生活在卡拉OK世界里，我告诉她们不要急急忙忙地离开她们的文化，当一个人失去了她的文化后才知她失去的文化之价值。”

曼格 《洛杉矶日报》驻上海记者